

國殤紀念日在溫哥華

· 張健常 ·

法蘭德斯戰場上，虞美人花迎風綻放，在一排又一排的十字架間，標示我們最終的歸所。

雲雀依舊翱翔在空中振翅高唱，聲音細瑣難辨，只因底下戰場槍聲正響。我們死去了，就在幾天前；我們曾經擁有生命，沐浴曙光又見璀璨夕陽。我們愛人也為人所愛，可現在卻安息在法蘭德斯戰場，繼續和敵人戰鬥吧！

顫抖的雙手拋給你們，那熊熊的火炬，讓你們將它高舉，你們若辜負死去的我們，我們將不會安息，儘管虞美人染紅法蘭德斯戰場。

約翰·麥克雷——在法蘭德斯戰場 (In Flanders Fields)。

這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三日，加拿大一位軍醫約翰·麥克雷中校 (John Mc Crae) 在主持同袍亞歷克斯·海默中尉 (Alexis Helmet) 喪禮隔天，看到新墳上長出虞美人花後寫下的詩。法蘭德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邊境最慘烈的西線陣地，遍野綻放的虞美



位居 Cloverdale 的 Surrey Museum 外廣場，目睹難得一見，感動人心的紀念儀式。

人花也成為日後許多國家悼亡的文化意象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結束，許多國家為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其他戰爭中犧牲的軍人與平民，訂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為國殤紀念日 (Remembrance Day)，又譯「



廣場中央象徵性的墓地，一持槍士兵雕像以半跪姿弔念袍澤，並鑲嵌逝去亡者的名字。

和平紀念日」，「陣亡將士紀念日」。第一個國殤日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由英王喬治五世創立，原稱「停戰日」(Armistice Day)，不同的國家對節日亦有不同的稱呼或紀念方式。筆者藉今年秋冬時節旅遊加拿大之便，恰逢當地國殤紀念日舉行慶典活動，為一窺盛況，特地前往位居 Cloverdale 的 Surrey Museum 外廣場，目睹這難得一見，感動人心的紀念儀式。

加拿大雖是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

家，因受大英帝國及英聯邦的密切關聯，亦參與過許多英國領導的軍事行動，如兩次世界大戰、第二次伊普爾戰爭，最近則是二〇〇九年的阿富汗戰爭。每年此時，全國大多數省分民眾都放假一天，感念這些為國家出征



參與單位有老兵代表、警察(R.C.M.P)，以及著傳統服飾的樂隊等，儼然像是熱鬧卻素穆的嘉年華會。

(R.C.M.P)，以及著傳統服飾的樂隊及當地聯合教會的唱詩班，隊伍中也有不少年輕軍校生、童子軍等，加上擠滿會場的群眾，儼然像是熱鬧卻素穆的嘉年華會。

而犧牲的戰士，僅溫哥華地區，便有七處紀念活動的場所，我選擇了離居所較近的一處，也要轉兩班公車，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到現場。

上午九點多，

Surrey Museum 雲幕陰沉，幸未下雨，看臺上已陸續湧來觀禮的民眾，我先在周圍四處看看，幾位儀隊槍兵及服務軍官正在忙於演練及準備工作，一位女性工作人員主動向我介紹儀典流程並引我就座，等待活動開始。這次紀念活動由皇家加拿大軍團第六支部主辦，參與單位有老兵代表、警察



作者與參加國殤日慶典活動的老兵代表合影留念。

廣場中央是一象徵性的墓地，一持槍士兵雕像以半跪姿弔念其袍澤，周圍則鑲嵌著逝去亡者的名字，類似的石碑我在Richmond City Hall外廣場、Stanley Park等都見過，最高聳的應是在Downtown Hastings st. 旁的



Victory Square，早在十一月初，這裏就放置了不少致敬的花圈，廣場前方大樓亦掛出巨幅的紅色標語：「WE REMEMBER」。在Surrey Museum現場的服務簡介背頁印有一張士兵的

照片，他名為Garrett Chidley，死於二〇〇九年阿富汗戰爭，其母Sian Le Sueur獲國家頒贈Silver Cross，因此，這位母親就成了榮耀素里市的Silver Cross Mother，獲得全市的尊敬。

十一點整，天

空忽然出現隆隆聲響，原來是空中編隊的機群飛來致敬，經詢問海軍退役軍官，得知其機型為二戰時期的HARVARDS及FRASER BLUES，服役於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八年間，看這些古董飛機六十年後仍是老當益壯，翱翔天際虎虎生風，不得不教人豎起大拇指連連稱讚。

紀念活動就在詩歌、祈禱、軍樂聲中悠悠畫下句點，民衆將虞美人花獻於墳上，與白色小十字架綴滿基石，望著遠方Led



活動會場的遠方Led字幕閃亮著「Lest we forget」字樣。

字幕閃亮的Lest we forget，我忽然想起約翰甘迺迪的名言：「評斷一個國家的品格，不只要看它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民，還要看它的人民選擇對什麼樣的人致敬，對什麼樣的人追懷」。

彩

頁

彩

頁